

密

菴

藁

四

編三刊叢部四

# 密菴彙

(83445)

中華民國二十四年九月初版

每部四冊定價大洋壹元伍角

外埠酌加運費匯費

陸

發行人

王

上

海

河

南

印 刷 所

商 上

務 海

印 河

書 南

書 各

館 路

五 路

埠 館

五 路

埠 館

密菴文集辛卷

序

行春圖序

上虞主簿史公周卿以府檄董築海隄工既訖且還官舍署文書矣而海鄉民庶不忘公之惠愛也請于同郡趙鳴玉氏繪公行春圖屬序其事於予余聞之公作隄捍海役夫以萬實閱寒暑矣乃獨圖公行春何邪蓋公春時跨馬程督隄事巡行海上仰觀天宇則風日和煦俯察原野則草木向萌與鳥飛魚泳於海山湖水間者固足以適公胷中之樂矣然公不以為樂而以為憂於是諭允役夫曰陽氣既蒸而土膏動矣爾得無思舉趾而耕乎倉庚載鳴而蟻且生矣爾得無念婦子之條彼棄乎顧以海隄未完不得遂爾私也能無感于

其中乎亦孰知夫隄海正以衛棄田棄田在則爾之衣食可資焉以出也其可怠若工乎雖然衣食所資而弗獲及時以自力則將迫爾以寒飢斯吾憂也今吾縱爾歸農既乃服徭慎毋後期為也衆如公令而咸便之是豈非公之行春能惠愛其民民欲圖焉以昭其不忘者乎抑余惟耕棄王政之本而典民社者所當竭心以率勸也今公職在佐邑且董隄役乃能拳拳于茲其真知政本哉使公由此以陞為賢今為良二千石為名公卿以佐天子益推其憂民之心而為政焉則惠愛之及民者藹然若春風之被萬物矣公其勉之遂書于行春圖上洪武七年月正人日會稽謝肅序

城江送別圖序

溧陽達公貫道丞越之上虞秩既滿將朝京師邑人士相與

送之娥江之滸公欲登舟輒挽止之咸咨嗟感歎不忍為別  
於是公起指江以語于衆曰昔吾絕江而東懼弗能佐理以  
忝朝廷寵命賴是父兄能教子弟能率三年無一事累我我  
得西渡江趣道千里以觀于天子何幸之深毋為不忍余別  
也衆闔辭以復于公曰自本朝有天下以来官於吾邑者不  
猛以厲民則寬以怠事不激以為廉則察以為智是皆不知  
從政往往不免故未有一人得赴中書以考庶績者考績中  
書當自公始公無彼數者之失有古遺愛之風哉吾等是以  
於公之別不忍也乃再拜別公公登舟送者佇立水濱舟旣  
行猶注目不少瞬而公亦憑柁樓顧望踟蹰于時天霽潮平  
四山如洗木葉飛撼撼涼飈舉之與翔鳥泳魚相下上于中  
流使人別情絃擾益不能自忍也好事者繪焉題曰娥江送

別焉將以寄公屬序於余余謂送公之別不于他所而于娥江也何故蓋娥者曹氏女也其父時善水以迎伍君為濤所溺娥已死援出父屍事載漢史後世慕之故以名其江然伍君之忠曹女之孝臣子大節也公嘗以教邑人士今公之去邑人士必臨江以送者非徒不忘公教亦以顧公克全大節也若乃區區不忍為別烏足重為公道哉姑併書于蜀末而能言者又繫以詩庶乎公之有以觀省也

送徐志敏覲親序

余聞之君子之事親孝故忠可移於君然事君者必得位而後見其忠若事親者則人人所同可不務于孝乎且以人子方壯之齒當父母就衰之年雖盡於愛敬亦能幾何時而忍違之故孝子愛日將以報罔極之恩焉吾鄉徐士學志敏今

六合縣丞泉上先生之季也過余言曰始吾父以例徙南京付士學以家政俾養其母氏以命之嚴不敢從以行吾父既至賴天子寬仁授大名之清河丞一童匹馬支數千里以佐政於令秩滿得考績于朝又丞六合矣六合在淮南江北為天子畿內地以吾父跋涉遠役獲近日月之光何茲喜幸而士學曠膝下娛侍亦四五年義當覲奉卮酒為壽已得請于母氏行有日矣惟子與吾父交寂善是以來告別余因贈之言曰志敏之先宋士族也諱某而下數世不分財以孝友傳其家家有積善之堂鄉人慕之而祖竹西翁在元以儒術進官至慶元令民德之而父泉上又以才賢應國家寵命再為邑佐咸有能聲志敏生于積善之家以慶元為祖以泉上為父泉上能紹慶元矣志敏蓋亦思紹泉上乎泉上以廉慎

持身以練達効職宣上德而蘇民瘼惟恐弗及斯非忠於君  
歟有子如志敏克家養母與摶紳游以尊德樂義而先緒之  
是承斯非孝於親歟君親一志也泉上之忠於君猶志敏之  
孝於親志敏今日能於親也孝則異曰必於君也忠亦將無  
愧於泉上哉雖然志敏母遲其行而翁且老矣展愛日之誠  
以懋致其孝在志敏職也若志敏攻進士業為歌詩清麗習  
二篆得古人用筆意予不復言以其無閑乎覲親也大夫士  
喜其行者詩以係焉

送陳中瑩之汧陽丞序

上守大寶之十年皇太子令中書省臣選國學生嘗試以事  
者一百五十有六名擬秩正八品咸得佐縣除目既頒而吾  
鄉陳中瑩實在選中授鳳翔府隴州汧陽縣丞詣闈拜恩退

謁東宮撫諭諱切賜衣一襲鈔十貫予告歸省中瑩奉命惟謹既南還覲其母夫人將之官大夫士咸有言以贈屬序於余余不得辭也始中瑩以俊秀而學于鄉閥六年而升于胄監不數月而被旨受差遣于冬官發梓人出陝西作秦王府使徽州勞工師之嘗造宮殿者點計軍器于浙江及福建承宣布政使司咸以能稱則今之佐政于汧陽也何有然吾聞汧陽介乎豳隴在陝以西陝以西周公所嘗治而教之矣風氣有四塞之固習俗有中古之淳傳可考焉而或者謂地接胡戎多尚武節是不知平王封嬴氏以岐西地文公東獮汧渭始卜居之至孝公都咸陽而祖龍稱制霸業相承首功故也及漢興唐咸都于彼所謂天府陸海者其地利誠得矣然漢唐之治教果能繼周乎果能盡掃嬴氏之苛暴乎夫風俗

美惡視治教盛衰而幽桑隴黍之間關睢麟趾之化猶有存焉者乎

皇明受命薄海内外一視同仁况聖人所嘗治

教之地故會府既填以親王而郡縣長貳又必擇夫賢者能

者以惠安斯民中瑩是以有此行也夫中瑩以賢能之才貳

一邑之政將得上考於中書豈久淹于西土者邪雖然士患

問學之不至不患政事之不成患政事之不成不患祿位之

不高使中瑩佐于令也不以祿位為卑而勤於政事不以政

事可苟而本諸問學則亦庶幾焉耳矣勉之哉毋負

上與 皇太子簡拔眷賚之盛心此大夫士所以贈之言者  
也

送錢季貞榮河縣丞序

上虞錢季貞以諸生由鄉學貢成均助教博士咸器之已而

有旨俾服役大都督府乘傳出湖廣省覈各衛軍數而

給之賞以才幹稱歲之孟春

皇太子董天官選為平陽

府蒲州榮河縣丞既拜命謁

東宮錫織文衣一襲寶鈔為

貫者十且得告觀其母夫人然後赴官季貞既歸省隨牒云

邁縉紳先生有言以贈予之言曰榮河魏曰汾陰漢曰之唐

曰寶鼎宋改今名元因之入

國朝名曰之而不改茲土

也大河汾水以緣之首陽太岳以屏之安邑在其西非禹都

乎蒲坂在其南非舜都乎而平陽又在其東北是堯都也三

聖人所都相去無二百里而人倫之教本於一身衣裳之治

敷于四海斯民洽和刑措不用於時榮河實帝王畿內地親

沐神化故風淳俗厚逮今易治豈無自然而然哉

皇上御

極有堯之仁有舜之知有禹之功幅幘既大賢才亦衆亮天

工而寄民社者靡不竭心盡力以副

當寧懋雍熙之政

將見海隅蒼生亦無一夫不獲矧榮河介中土嘗被堯舜禹  
之澤者乎故輶國子生才器如季貞僅得佐政于是則

朝廷所以惠安黎獻者何其至也雖然吾聞季貞治尚書書  
載帝王之道莫盛於堯舜禹其精一授受乃天子至于士脩  
己治人之大本季貞講之已熟執此以往佐易治之邑綽乎  
其有餘在力行而已尚母孤榮河人士之所望哉

送車義初歸京師序

皇帝受命既平大亂即以人文化天下故內而京畿外而郡  
邑莫不建學置師弟子負餌其明經脩行以備文儒道德之  
任又慮其文辭或狃於前代科舉之弊而無可觀采乃洪武  
十一年柬拔大學生之高才者四十有二人屬之博士務為

古學必欲其文足以貫道而後止吾鄉車義初襄然在四十二人之列明年春三月

皇太子為四十二人者請於

上錫幣暨楮予告省親由是義初得以織文段四副以素纊寶鈔二十五貫歸為父母榮矣既而將還大學徵言以贈曰告之曰惟唐虞三代之道載於六經六經之作者皆聖賢也雖不專意文辭而後世之文辭其不開於此乎然漢承秦滅學之後高祖宜興文事而不遑文景而下得賈誼董仲舒司馬遷楊雄而文章始煥然可述東都以降日漸衰弱至于有唐以太宗為君輔以魏徵虞世南其文章不能洗六朝綺靡百有餘年得韓愈而不變之然後足為一王法承唐者宋建隆而下文章猶有五季之粗鄙慶曆以來得歐陽脩蘇軾曾鞏而文章始無愧于漢唐及濂洛關閩大儒迭起折衷于孔

孟羽翼乎六經則載道之文蔑以加於此矣由今觀之士之  
生于唐虞三代之際者教養素備人咸知道故其言不期於  
文而自文生于唐虞三代之下者教養弗備而知道者鮮有  
能以文而貫道者豈非豪傑之士哉 皇上以天縱之聖  
處君師之位既治而教必欲上登唐虞三代下視百世之王  
故選爾四十有二人業文於首善之地使海內咸觀而化誠  
一代之盛典也則義初何幸而獲在選中可不有以勉之乎  
雖然六經之文本原也何可尚哉然通達國體者賈誼之文  
也正誼明道者董仲舒之文也善序事理者司馬遷之文也  
議論不詭于聖人者揚雄之文也有王道意思者韓愈之文  
也平易說理氣脉渾厚歐陽修 蘇軾曾鞏之文也粹然一  
出于道者濂洛關閩諸儒之文也義初於此亦嘗決擇之平

誠使義初以六經之道充乎中則文之發於外者代言則渾灝記事則謹嚴被絃歌而中律呂鐫金石而成典則列之六經作者之後而無愧豈但若賈董歐曾而已哉義初曰敢不自勉遂書以為序

送許季琮還成均序

吾鄉以秀登成均者率三歲不下六七人若許季琮其尤敬敏者歟始季琮學于鄉鄉先生以易書詩春秋相教授而季琮乃喜習禮記於是竟刻受說于宗人時用先生先生至正中名進士浙東西之學禮者咸就正焉然甚愛重季琮及季琮入成均事助教曾公曾之言禮不異於宗人季琮將得卒其所學不幸奔父喪以歸而曾亦去職矣然季琮服喪三載間讀禮有疑焉輒識錄之意還成均質諸良師友而其行且

有日徵言以贈予聞成均所以教國子者六經之道同歸而禮樂之用為急蓋節之以禮和之以樂禮樂達於天下則治道成矣成治道者固必資於禮樂而禮樂豈易言哉義軒有作而禮樂始彰堯舜揖遜而禮樂咸備周監夏商而禮樂極盛士生其間教之有具莫不就中和之德足以任公卿而佐天子治道無成不可得也及秦滅學廢壞禮樂樂經既亡惟三禮頗存或傳於高堂生或得於河間獻王或刪於大戴小戴歷漢唐宋雖其禮之莫行而士猶得以誦習其說柰之何王安石欲行新經義罷儀禮而存禮記棄經任傳使學禮者失其本原是以朱夫子病之既考定易書詩春秋乃緒正三禮以儀禮經為綱其禮記及諸經史雜書所載凡有關於禮者附于經下而注疏諸儒之說亦具列焉是為經傳通解而

近代吳文正公澄謂實朱子編類之草藁未加筆削遂於經  
加之倫紀於傳加之秩序於二戴記及注中表出逸經八篇  
以次正經傳又次之皆別為卷而不相紊其亦繼朱子相遺  
經之志者歟今以朱吳二書而叅究之則先王之禮意可得  
而見誠制作之備不刊之典也季琮亦嘗竭心于此不乎舍  
此而曰我未能知禮未見其能知也雖然夫子曰君子博學於  
文約之以禮亦可以弗畔矣夫李琮學而求所以約之固莫  
急於禮者若文如詩書之類可不先有以博之乎自博而約  
然後能不背於道則為學者固自有次第哉吾顧季琮至成  
均質所疑於良師友併以余言求折衷之且錄以見教於其  
行書以贈之

和陶詩集序